

一 佛教与世道人心

鴉片說

楊文會

世人修善，名曰白業，世人造惡，名曰黑業。鴉片者，黑業之所感也。何以言之？不觀夫云栖施食儀乎？作滅罪法時，觀餓鬼身中所有罪業，猶如墨汁，以神咒之力，令其墨汁從足心流出，下入金剛際。今時黑業強盛，汲引此汁從地涌出，化作鸞粟花，鮮妍可愛，及其漿滿，剖而出之，初見灰白，俄而變色，煮之熬之，則純黑矣，豈非餓鬼足下流出之墨汁乎？所最奇者，吸煙之筒名之曰槍，不知命名者何所取義也。靜言思之，乃恍然曰：槍者，殺人之具也。舉槍欲殺人，必以口對人，而火門對己，乃吸煙則反是，誠舉槍以自殺也。嘗觀世人終日營營，百計千方，莫非損人利己，惟吸鴉片一事，則專以害己，此所謂天壤間至公之道也。往者與英人講論創法之巧，英人曰：熬煙之法，吸煙之具，皆造自華人。益信業力招感，非凡心所能思議者矣。大凡世間毒物，人皆畏而遠之。鴉片之毒，甚于他物，生者為上，熟者為膏，少許入口，即時斃命，而嗜之者一見此物，喜形於色，誠不解其何故也！忽憶經中以世人貪瞋痴為三毒，始知內心之毒，與外物之毒，同類相攝，其力最大，斷

无他力足以胜之，虽父母挞楚，妻孥诟厉，至死不改。或问吸鸦片人应得何报，答曰：观现在形状，便可知矣。口鼻之间，臭烟出入，面目焦枯，殆无生气，命终以后，必堕饿鬼道中，《焰口经》中所救饿鬼，即此类也。待其墨汁从足流出，又为后人所吸，展转相引，无有已时。非遇佛法教导，往生净土，其能脱此苦海乎？

观 未 来

杨文会

世间治乱，莫能预知，然自冷眼人观之，则有可以逆料者。且就目前世界论之，支那之衰坏极矣，有志之士，热肠百转，痛其江河日下，不能振兴。然揣度形势，不出百年，必与欧美诸国，并驾齐驱。何则？人心之趋向，可为左券也。不变法不能自存，既变法矣，人人争竞，始而效法他国，既而求胜他国，年复一年，日兴月盛，不至登峰造极不止也。或问：全救无衰坏之国，可与增劫时世媲美乎？答曰：迥不相侔也。增劫时世，人心纯善，金玉弃而不取。今时号为文明之国者，全仗法律钳制，人心始能帖然。牟利之徒，机巧百出，非极天下之豪富，不能满其所欲也。又问：坏极而兴，既闻命矣，至于兴之极，能永久不坏乎？答曰：不能也。或问：何以知之？答曰：地球各国全盛之日，兵戈不起，生齿日繁。谚云：一人生两人，十世一千丁。以三十年为一世，至十世而添人千倍矣。其中不无饥馑疾疫，耗折人口，且减半计之，亦不下五百倍也。历年三百，而添人五百倍，地不加大，何能容之？彼时先坏商务，继坏工务。盖各国齐兴，货物充溢，皆欲阻止他国货物，不令输入，而

船无用矣；货物既不运售他国，则制造日减，而工人赋闲矣。工商以外，无生业者不计其数，啼饥号寒，哀声遍野，岂有不乱者乎？先兴者先坏，后兴者后坏，统地球各国，坏至不可收拾。所有文学格致历算工艺一切尽废，仍变而为野蛮，向之人民五百倍者，减而剩一分，如现在之数。乱犹不止，必再减一半，而乱事方了。尔时，人民敦朴，如洪荒之世，此为乱之极，治之始也。久之又久之，而礼乐文章，渐次兴起。治乱循环，如是而已。哀哉众生！营营扰扰，果何为也！或晓之曰：此梦境也，举世皆梦也。然则，亦有觉者乎？曰：释迦弥陀，皆觉者也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皆觉者也。菩萨罗汉，高僧上士，觉而未至究竟者也。欲醒此梦，非学佛不为功。三藏教典具在，苟能用心，无不得入，而要以净土为归，方可醒此大梦也。

致宝觉居士书

敬 安

春申江上别，草木又度黄落矣。诵寒山子“山月不移人自老”之句，弥动苦空无常之感。矧当兹刹土变迁，新旧交替，困苦颠连，万方一概，乞衲更不知悲从何来也！

忆乞衲曩有“青天欲坠云扶住，碧海将枯泪接流，独上高楼一回首，忍将泪眼看中原”等语，不图竟为今日支那写此惨象，悲哉！悲哉！众生杀业，酝酿成熟，遂至于此乎？足下乘愿再来，救度末劫，现居土身，而为说法。值此波旬蔑戾、摧残法幢之时，而有佛学会之设，正如大火聚中，洒以甘露，沾被之者，咸得清凉。此诚天人所具瞻，我佛所赞叹者也。珍重珍重。

乞衲徒高僧腊，无补缙门。内伤法弱，外忧国危。辄欲绝粒，促此衰龄，又苦被大众谬推总持佛会，责负有在，死非其时，且恐僧徒无识，为外界所刺激，资生既失，铤而走险，依附外人，酿成交涉，只得忍辱含垢，延此余生。妄冀能续一线垂危之慧命，用报佛恩。适南岳月宾和尚来甬，出示华笥，远豁神襟，禅悦法喜，匪言可喻。遂与联袂北上，冀接世缘。云

海荡胸，鱼龙听梵，芜台遥遥，冰雪载途。但愿佛日重辉，法轮再转，粉身碎骨，俱勿惜也。倚锡肃复，以答故人。湘上早寒，伏维珍卫。

佛教以孝为本论

印 光

孝之为道，其大无外；经天纬地，范圣型贤。先王修之成至德，如来乘之以证觉道。故儒之《孝经》云：“夫孝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民之行也。”佛之《戒经》云：“孝顺父母、师、僧三宝，孝顺至道之法。孝名为戒，亦名制止，是世、出世间，莫不以孝为本也。”奈何世俗凡情，只知行孝之显迹，不知尽孝之极致。每见出家释子，辄随己臆见肆其谤讟，谓为不孝父母，与荡子逆徒无异，不知世法重孝，出世间法亦无不重孝。

盖世之所谓孝者，有迹可循者也；释氏之所谓孝者，略于迹而专致力于本也。有迹可循者，显而易见；专致力于本者，晦而难明。何以言之？儒者服劳奉养以安其亲，孝也；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以显其亲，大孝也。推极而论，举凡五常百行，无非孝道发挥。故《礼》之祭义云：“断一树，杀一兽，不以其时，非孝也。”故曰：“孝悌之道，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也。”论孝至此，可谓至矣尽矣，无以复加矣！然其为孝，皆显乎耳目之间，人所易见。惟我释子，以成道利生为最上报恩之事，且不仅报答多生之父母，并当报答无量劫来四生六道中一切父母。不仅

于父母生前而当孝敬，且当度脱父母之灵识，使其永出苦轮，常住正觉。故曰释氏之孝，晦而难明者也。

虽然，儒之孝以奉养父母为先者也；若释氏辞亲出家，岂竟不顾父母之养乎？夫佛制，出家必禀父母。若有兄弟子侄可托，乃得禀请于亲，亲允方可出家，否则不许剃落。其有出家之后，兄弟或故，亲无倚托，亦得减其衣钵之资，以奉二亲。所以长芦有养母之芳踪（宋长芦宗赜禅师，襄阳人，少孤，母陈氏鞠养于舅家。及长，博通世典，二十九岁出家，深明宗要。后住长芦寺，迎母于方丈东室；劝令念佛求生净土。历七年，其母念佛而逝。事见《净土圣贤录》），道丕有葬父之异迹（道丕，唐宗室。长安人，生始周岁，父歿王事，七岁出家。年十九，世乱谷贵，负母入华山，自辟谷，乞食奉母。次年往霍山战场，收聚白骨，虔诵经咒，祈得父骨。数日父骨从骨聚中跃出，直诣丕前，乃掩余骨，负其父骨而归葬焉。事见宋《高僧传》）。故经云：“供养父母功德 与供养一生补处菩萨功德等。”亲在 则善巧劝谕，令其持斋念佛求生西方；亲歿，则以己读诵修持功德，常时至诚为亲回向。令其永出五浊，长辞六趣，忍证无生，地登不退，尽来际以度脱众生，令自他以共成觉道。如是乃为不与世共之大孝也。

推极而论，举凡六度万行，无非孝道扩充。故《梵网戒经》一一皆言应生慈悲心，孝顺心。又云：“若佛子以慈悲心行放生业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，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，而杀而食者，即是杀我父母。”因兹凡所修持，皆悉普为法界众生而回向之，则其虑尽未来际，其孝遍诸有情。若以世孝互相较量，则在迹不无欠缺，约本大有余裕矣！惜乎不见此理者，不谓之为妄诞，便谓之为渺茫，岂知竖穷三际，横遍十方，佛眼圆见，若视诸掌也。

挽回劫运护国救民 正本清源论

印 光

道德仁义，乃吾人本具之性德。因果报应，实天地化育之大权。人生天地之间，藐尔七尺之躯，其与广大高厚莫测之天地并立为三，称为三才者，以其能仰体天地之德，皆可以为尧舜，皆可以作佛，以参赞其化育故也。故圣人于《易》乾、坤二卦之象，一以自强不息法天，一以厚德载物法地教人。夫自强不息，则闲邪存诚，克己复礼；非到明明德，止至善，人欲净尽，天理流行，以复其本具之性德不可也。厚德载物，则仁民爱物，推己及人；当必本忠恕，行兹悲，胞与为怀，物我同观，非尽其参赞之天职弗止也。然此非专指居位行政者言，即匹夫匹妇亦皆能行。以尧舜之道，孝悌而已；圣贤之学，修身而已。能修身者，必能孝悌，必能格除物欲，扩充良知，以独善其身矣！而其效必能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况得位行政，岂有不能兼善天下之理乎？

天下不治，匹夫有责。使人人各秉诚心，各尽孝悌，各行

慈善，矜孤恤寡，救难怜贫，戒杀放生，吃素念佛，则人以善感，天以福应，自然雨顺风调，民康物阜，决不至常降水旱、瘟蝗、风吹、地震等灾害，而时和年丰，人乐其业。加以慈和仁让，相习成风，纵有一二愚顽，亦当化为良善。如矜梁上之君子，一方永绝窃贼；周匡室之偷儿，此后遂成善士。古人仁慈为政，真诚爱民，尚能感化异类；如虎不入境，鱼徙他方等瑞征，载诸史册，不一而足。果能各以慈善相感，断不至常有土匪刀兵，蹂躏劫掠等祸。

然人之气禀，万有不齐；天机深者，自能格遵道义，以尽为人之分；其有宿习浓厚，障蔽性德，以至心之所念，口之所言，身之所行，每与道义相悖。然由闻其福善祸淫之理，及见其善恶报应之事，未有不战兢惕厉，以自修省，冀其获福而免祸者。是知天地以福善祸淫为摄持人民悉遵道德仁义之大权。圣人本天地之心以行教化，以故惠吉逆凶，五福六极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；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说，屡见于经。其所以感发人之善心，惩创人之逸志者，至深切矣。然则因果报应之吉凶祸福，乃道德仁义依违真伪之实验也。既知其实验，则欲为善而益加奋勉，必底于成；欲为不善而遂生恐惧，有所不敢矣。如是则提倡因果报应，乃仰承天地圣人之心，以成全世人道德仁义之性德也。若以因果报应为渺茫无稽，不但违背天地圣人之心，自己神识永堕恶趣；且使上智者不能奋志时敏，聿修厥德，下愚者无所忌惮，敢于作恶，以臻天地圣人化育之权抑而不彰，吾人即心本具之理隐而弗现，其为祸也，可胜言哉？但以世间圣人，语言简略；又且只说现在，及与子孙。至于生之以前，死之以后，与从无始以来，随罪福因缘轮回六道，皆未发明，以故识见浅者，虽日读圣人因果报应之言，犹然不信因果报应。如来大教，显示吾人

心性之妙，与夫三世因果之微，举凡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，与夫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之法，无不备具。是故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唱妇随，主仁仆忠，各尽己分，则与世间圣人所说，了无有异；而复一一各示前因后果，则非世间圣人所能及。尽义尽分之语，只能教于上智，不能制其下愚。若知因果报应，则善恶祸福，明若观火，共谁不欲趋吉而避凶，免祸而获福乎？

又不知因果，多有外彰善相，实则暗存恶心以行恶事，意谓人既不知，有何妨碍？不知吾人之心，与天地鬼神，及诸佛菩萨之心息息相通。我心随起一念，彼则无不了知。故曰人间私语，天闻若雷；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。周安士曰：“人人知因果，大治之道也。人人不知因果，大乱之道也。”甚矣！佛恩之决于民生也！人特不深思，故弗知耳。上古之世，人情淳朴，胜过叔季之浇漓，奚啻数倍。文王之泽，及乎枯骨，不数百年，杀人殉葬之风遍于天下。列国诸侯之死，杀所爱之臣妾，动至数十百人，不惟不生怜愍，而复反以为荣，各相效尤。以秦穆公之贤，尚杀百七十七人以殉葬。子车三子，乃国之良臣，亦复不为国民计而免，况其他无道之暴君哉？国君如是，大夫与士，亦各随其力而为之。虽孔孟老庄齐出，亦莫能止。及佛教东来，阐明因果报应，令人戒杀放生，断葷吃素，即虫蚁蚤虱尚令护惜，勿行杀害，何况于人？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知贪生怕死，皆是过去父母眷属，皆是未来诸佛世尊。固宜愍念怜恤，何敢妄行杀害，以充口腹乎？慈风一扇，胜残去杀，勿论诸侯大夫士不敢杀人殉葬，即南面称朕者，亦不敢行此恶法。即有一二暴虐者行之，亦断不敢以多为荣也。使无佛法生死轮回、因果报应之说，则后世之人，能尽其天年而死者，盖亦鲜矣！此系浅近之法，而其效尚能如是，况论心性极微之理，与断惑证

真之道乎哉！

而如来随顺众生，循循善诱。初以五戒十善之人天乘接引劣机，以作超凡入圣，了脱生死之前方便。若根机稍深，则为说四谛、十二因缘，令其断见思惑，证声闻、缘觉之二乘果。若是大乘根性，则令其发大菩提心，遍修六度万行；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兴无缘慈，起同体悲，不住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法而行布施，以及六度万行。度脱一切众生，令入无余涅槃，不见能度之我，与所度之人及众生，并所证之无余涅槃之寿者相。由其四相不著，三轮体空，故令尘沙无明，因之消灭。随其功行，以次证发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之菩萨果，及全彰自性，彻悟唯心，福慧圆满，智断究竟之佛果耳。

又以末世众生，根机陋劣，匪仗如来洪誓愿力，决难现生即出生死。由是以大慈悲，特开一仗佛慈力了生脱死之净土法门。但具真信切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其所行一丝一毫之世善，并六度万行种种功德，悉以回向往生。此则以己信愿，感佛慈悲，感应道交，必蒙摄受；待至临终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既往生已，则远离众苦，但受诸乐，亲炙弥陀，参随诲众。其证无生而成觉道，如操左券而取故物，校彼仗自力以了生死者，其难易固天渊悬殊也。又仗自力者，百千万人，难得一二即生了脱，以其必须定慧具足，惑业净尽，方可如愿。倘惑业尚有丝毫未尽，则生死轮回决难出离。仗佛力则信愿真切，万不漏一。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；上根则速证法身，下根则带业往生。如来度生之怀，唯净土法门，方能究竟舒畅耳。由有如上种种利益，故古今来圣君贤相，杰士伟人，莫不自行化他，护持流通。以其能阴翼邪治，显淑民情，消祸乱于未萌，证本具之佛性也。

近末世道人心，日趋日下，各怀我见，互相竞争，以致刀

兵连绵，无时静谧。而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。一班顽民，尽作土匪，肆行劫掠，毒害生民。人以恶感，天以灾应，水旱疾疫，风吹地震，种种惨灾，频频见告，国运危岌，民不聊生。欲行拯救，苦无其力，唯有恳求当权诸公，及一切同胞，悉本忠恕之心，以行慈悲之道，视一切人民皆如同胞，互相扶持，勿行残害。思前因与后果，必修德而行仁，利人者实为利己，此生他世福报无穷，害他者甚于害己，现在未来，苦报无尽。与其呈势于一时，以致神识受苦于永劫，何如修德于毕世，以期身心受乐于多生乎？然在凡夫地，未断惑业，纵生人天，终非究竟安稳之处；倘能随分随力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，以期尽此报身、高登极乐，方为最上脱苦之道。而堂堂丈夫，忍令本具佛性，常被惑业所缚，以受生死苦荼乎？

张季鸾君特刊《中华新报》，每日专辟一栏，提倡佛学。举凡如来应化，法道流通，信毁罪福，修持利益，与夫戒杀放生，吃素念佛之言论事迹，随便登载。冀阅报诸君，同悟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之理。以行断恶修善，复本心源之事。余谓此实护国救民正本清源之道。因将吾人天职，天地化育，圣贤心法，佛教纲要，与夫乱之所始，治之所由，撮略言之，以贡当世具眼高人。所愧文字拙朴，不能畅发蕴奥，然其意义，固非妄谈杜撰，有可取焉。又人生世间，所资以成德达才，建功立业，以及一才一艺养活身家者，皆由文字主持之力而得成就。字为世间至宝，能使凡者圣，愚者智，贫贱者富贵，疾病者康宁。圣贤道脉，得之于千古；身家经营，遗之于子孙；莫不仗字之力。使世无字，则一切事理皆不成立，而人与禽兽无异矣！既有如是功力，固宜珍重爱惜。窃见今人任意褻污，是直以至宝等粪土耳，能不现生折福折寿，来生无知无识乎哉？又不但有形之字不可褻污遗弃；而无形之字，更不可褻污遗弃。孝悌、忠信、

礼义、廉耻，若不措之躬行，则成亡八字矣！八字既亡，则生为衣冠禽兽，死堕三途恶道矣。可不哀哉！

示净土法门及对治瞋恚等义

印 光

如来出世，原为令诸众生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，直下成佛而已。但以众生根性不等，以故如来曲顺机宜，为说一切大小权实，偏圆顿渐等法。法虽种种不一，皆为成熟众生善根，令其究竟成佛耳。然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，岂易言哉！若非宿种今熟，及法身示现二种人，纵有修持，亦非即生，即一生二生所能顿了；根机钝者，则久经长劫，尚难了脱，以其唯仗自力故也。如来悯念众生自力了脱之难，于是特开一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净土法门。但具真信切愿，持佛名号，虽五逆十恶，将堕阿鼻地狱之极重罪人尚得往生，况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之善人乎？况受持三归，具足众戒之佛弟子乎？

净土法门，三根普被，正接上上根器，旁引中、下之流。愚人每每辟为浅近小乘，总因未阅大乘经论，未亲具眼通人，以己颠倒执著之心，测度如来原始要终之道，如盲睹日，如聋听雷，彼固不见不闻，宜其妄相评论也。须知信愿念佛一法，乃如来普度众生，彻底悲心之所宣说。唯观音、势至、文殊、普贤等菩萨能究竟担荷。彼见愚夫愚妇皆能念佛，便目之为浅近